

2007.1 (总第一百零九辑)



- 要
目
- 晚清拾阙——李连英记实
 - 秃笔描旧痕
 - 急公仗义的天津商界领袖卞荫昌
 - 森林铁路勘测记事
 - 重建中国社会学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 109 辑. 2007 年第 1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 - 7-201-03780 -3

I. 天... II. 中... III. 文史资料-天津市 IV. K29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832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 - 3000

定价:10.00 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7·1(总第109辑)

清末史料

清史拾遗——李连英记实 金承艺 金承涛(1)

守护永陵 造福一方

——追忆我的二祖父德裕 广庄璘(37)

自述人生

秃笔描旧痕 萧英华(45)

华梅:服饰文化是我最爱 华 梅 杨志武(79)

商业史话

急公仗义的天津商界领袖卞荫昌 任云兰(113)

清代以来天津会馆房地契证 宋美云(131)

岁月如歌

- 森林铁路勘测记事 柴德森(142)
- 难忘的岁月 王秉生(156)
- 北大荒岁月零星回忆 邢学珍(164)
- “三生”有幸 邱津泉(167)
- 我曾当过孩子王 齐文宪(170)
- 杏花岗下的小学校 路家勇(173)
- 重返八五四农场日记 张玉茹(181)
- 重返农场记 于德宁(191)
- 圆 梦 刘文起(199)
- 山西芮城插队生活散记(上) 胡曰钢(209)

教育史苑

- 重建中国社会学 杨心恒(244)
- 南开社会学班情缘 王 辉(257)

外交谈往

- 周恩来外交与天津二三事 耿建华(269)
- 基辛格天津之行 耿建华(275)

文化长廊

- 粤剧、广乐与天津的历史渊源 甄光俊(279)
- 《丙寅天津竹枝词》与近代天津世俗文化 王兆祥(287)
- 音乐家张肖虎早年歌剧创作拾珍 孙玉蓉(302)
- 天津“剧联”及“左翼”戏剧活动 郭武群(306)

文史论坛

- 政协文史资料与口述史 方兆麟(314)
- 口述史研究与中国特色 张利民(320)
- 封面照片说明 (301)

清史拾遗——李连英纪实

***** 金承艺 金承涛 *****

编者按：原作者金承艺教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东亚研究系从事教学与研究达三十余年，对清史中一些疑难问题多有考证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曾将收集研究李连英的部分资料以《关于李连英的记述》为题，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文集》中，此后因健康原因，对李连英的专题研究未能再继续下去。他于1996年辞世后，其胞弟金承涛（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继其遗愿，对原著小作删节和重新编排。同时，系统地增补了有关李连英出生、生活、亲属情况，以及一些重要涉政经历和退隐故世后大事的记述等。

一个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8岁小孩，成长为清朝历代中最为显赫的宦官，而且终生荣宠未衰，这个历史角色给人哪些启示？以史为鉴，颇堪析思。

此文修订于2006年11月。

前 言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所知不多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刘坤一，甚至也不知道张之洞，可是大概没有不知道李连英的，

这是因为流行的说部和影剧,把李连英的事过于夸张或丑化,其实如此一来,反使他的知名度更增高了;另一方面,他的确一直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历三四十年之久而不衰,所以,他在晚清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也许真的并不小于做过总督的刘坤一和张之洞。



李连英坐像(约摄于光绪三十年,
即1904年前后)。

李连英卒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1911年3月4日)。7个月后,武昌起义成功,次年民国诞生。从此,所谓“宦官”或“太监”,也就永远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名词。

民国初年,当清史馆开馆时,有些前辈学者认为应给李连英立传,有些人认为至少清史中应有《宦者列传》,然有人认为不合体例,有人认为亦非必需。不久,因时局多变,经费短绌,《清史稿》在仓促草率中成书,疏漏甚多,李连英的传

记,竟未在《清史稿》中出现,在《孝钦显皇后传》里,倒有几句相关的话:“十一年(1885年),醇亲王奕环建议设海军。十二年夏,命会同大学士直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遣太监李连英从。连英侍太后,颇用事。御史朱一新以各直省水灾,奏请修省,辞及连英。太后不怪。”聊聊数语而已。此外,连《德宗本纪》中,也从未提到他,这当然是较为遗憾的事。而《孝钦显皇后传》还把他的名字给弄错了,他的名字不叫李连英,而是李连英。至今很多书籍和人,在提及他的名字时,都犯了和《孝钦显皇后传》相同的错误。

历代文人多以歧视的眼光,采用贬义词“阉×”名之,实际这

是中国自秦皇以来,在封建皇权下被污辱、被损害、被扭曲终生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但终身为奴,而且因身心两方面残缺,比古罗马的奴隶还要可悲!不论中华文化曾如何辉煌,史书中不应抛弃他们,了解这个特殊群体或其代表人物,可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笔者留意李连英史料多年,现将认为信而有证或大体上近乎实情者辑录若干于下,对于潜心研究清末史者,或许略有帮助。

一、身世及儿时家庭

李连英是直隶顺天府平舒芷屯李贾村人,平舒为古名即今河北省大城县,地处天津市西南 50 公里,距北京一百多公里,右靠子牙河。李氏先祖李滋于明朝永乐年间落户在此,至 20 世纪末,李族人丁在该村已达两千余人。李连英是这个族氏的后裔。其祖父李万芝,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李家世代务农,李万芝仅有一个独子名李玉,小名铁蛋,成年后李玉婚娶本县曹氏为妻。曹氏勤俭能干,为人和善厚道,婚后育有六子二女。六男按序名国泰、英泰(连英)、宝泰、升泰、世泰、安泰。老二连英眼睛较小,但聪明灵活,颇得爷爷奶奶的欢心,取小名机灵。机灵 7 岁时,李万芝夫妇相继去世,家中生活陷入困境,又逢子牙河水泛滥,田亩尽淹,颗粒无收,无奈之下,李玉只好携家小逃难北京谋生。

二、顽童八岁净身

北京青龙桥位于颐和园北、圆明园西,连接着清河与昆明湖,是北京通往玉泉山、香山、红山口、西北旺的主要道路。清朝至民国初年,这一带是商旅、官宦歇脚的繁荣小集镇,现属北京海淀区。

李玉一家到北京后,因开销大,生活负担日增,多亏曹氏的堂兄帮忙,才缓解了一时的困难。曹氏的这位堂兄在珠市口大街的

一间皮货庄里作工，经他指点，李玉一家在青龙桥落脚，专事为布鞋前脸作两道皮梁子的手艺，皮子由其堂兄提供。这种鞋因耐用，八旗兵丁、武师、商贩以及圆明园、颐和园的工人都喜欢穿，而且为防止鞋尖磨破，孩子的鞋及老人的“老头乐”大都采用了这种工艺。靠这门手艺，一家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流经西直门经三贝子花园（现为北京动物园）、海淀、挂甲屯、青龙桥、玉泉山，直至香山一带的自流井，过去一年四季水质甘甜；土地肥沃，盛产优质稻米、莲藕、活鱼、鲜果、蔬菜和名酒莲花白等，而且还有众多私家花园庭院，达官贵人、文仕骚客经常到这一地区踏青聚会。一天，小机灵与两个小伙伴跑到圆明园附近拾柴、捉蟋蟀，碰巧咸丰帝御前主事太监沈兰玉领着一名小太监外出办事，见三个小孩在斗蟋蟀，就驻足旁观，见其中两只个大腿壮，鸣声响亮，就表示要买，因宫中后妃、太监都对斗蟋蟀、养蝈蝈感兴趣。小机灵夸口这两只蟋蟀一定是常胜大将军，而且很大方地表示：“给不给钱都可以送给你们，我们玩饿了，只要把你们带的好吃的留给我们一些就行了。”沈兰玉是大城邻县河间人，一听小机灵讲话口音，就知道是家乡一带的人，而且口齿清楚、聪明懂事，就详细询问了他家中情况、住址，因为沈兰玉很想物色两个徒弟带入宫里当小太监，以为今后心腹。沈兰玉派人找到李玉，开始李玉夫妇不肯，但禁不住沈兰玉亲自上门说服，而且小机灵不懂当太监是怎么回事，觉得入宫后不但吃好吃好又按月发钱饷，比当小学徒强多了，很愿意去。当时曹氏很不愿意，但也无奈，机灵被阉割后回家养伤，曹氏以愧疚的心和慈母的爱精心照护机灵的愈合，同时在床前膝边谆谆教导这个即将离去的小儿，并以农村妇女对社会的朴实认识，告诫机灵切记对人要谦和，做事要有分寸，事事要多个心眼，尤其为人要宽厚，才能修得来世福。这段养伤的日子，机灵不但感受到了慈母的爱，而且受到了处世哲学的启蒙教育，对李连英来说，这些刻骨铭心的话成为他终身行为处事的准则。

三、宫廷政务实录

李连英净身痊愈后,经主事太监沈兰玉的引领,于咸丰六年(1856年)入郑亲王端华府中当小太监,学习宫中的法规、礼数、用语、卫生、生活习俗等,时名李双喜。清朝后期,太监属直隶河间府的人甚多,大太监也愿意收同乡子弟为徒,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影响。咸丰七年(1857年),李双喜又调入皇城内储秀宫作当值小太监,并改名为李连英。后来李连英当上总管,把小名机灵改为灵杰作为字,但是宫内老辈太监均知其父是皮匠,所以常呼其为“皮小李”,久而久之就成了李连英的宫号(俗称外号)。李连英成年后受慈禧及慈禧娘家人的影响,在白云观入了道门,道号乐元。咸丰十年(1860年)随宫眷去承德,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死时,14岁的李连英随两宫皇太后返京,这两年是李连英命运的转折点,由于在行宫和旅途中常有接触两宫太后的机会,尤其两宫突遭大变,多有依赖身边太监之处,这使李连英有机会充分表现其聪明才干,进而奠定了受宠信、受重用的基础。同治六年(1867年)被封为宫内总管,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被处死,李连英被晋封为副大总管,时年仅22岁,堪称少年得意,其权力地位已非一般朝臣可比,但安德海的下场,对他的警戒是深刻的,所以他终生对接触的大臣官员们都比较谦恭,处世谨慎,绝不张扬。

而今虽有众多稗官野史戏说编排李连英的种种无稽故事,但真正有据可入信史资料的却很少,这是因为清朝自世祖(顺治)就于宫中立有铁牌,要求严驭宦侍,不准参政,所以清朝太监不似明朝太监有被皇帝任命为军政实权大员的,清朝的太监活动仅限于宫廷内部,再大的太监也只能对信息传递、沟通发挥作用,或利用个人地位势力发挥影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均未列入史册档案。现仅就已收集到比较有据可信的资料选编如下。

(一)陪阅海军情实 清光绪之际,朝臣弹劾李连英之章奏很多,在《清史稿》内只有两人的传记中提到了弹劾李连英的事。其一为浙江义乌人朱一新《朱一新传》中记载:

……(光绪)十一年,转御史,连上封事言论侃侃,不避贵戚。内侍李连英渐着声势。逾岁,醇亲王奕譞阅海军,连英从,一新忧之。而适值山东患河,燕、晋、蜀、闽患水,遂以遇灾修省为言,略曰:“我朝家法,严驭宦侍。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德海采办出京,立置重典。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滴配为奴。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连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诚愕,意深官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况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而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从古阁宦,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

顾事每忽于细微,情易溺于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

疏上,太后怒,诘责疏言“苦衷”何指?一新曰:“臣所谓不得已苦衷者,意以亲藩远涉,内侍随行,藉以示体恤,昭慎重也。顾在朝廷为曲体,在臣庶则为创见。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骇人观听,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已于言也。”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

朱一新比李连英大两岁,是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劾李之折上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这年朱41岁,他辞官终养8年之

后就去世了。其二是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他在轰动一时的朱一新疏劾李连英事件之后两年,再披逆鳞,奏请惩连英。《王先谦传》道: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太监李连英招摇,疏请惩戒略言……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连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官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篋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疏上不报。

王先谦是湖南长沙人,为近代名经学家之一,他年长李连英6岁,是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鼎革后在民国六年(1917年)去世,享年76岁。

光绪十二年(1886年),醇亲王奕譞以皇帝生父的地位,从天津乘舰至大沽、旅顺察炮台要塞,再去烟台、威海卫检阅海军,总管太监李连英随行。这一举动,当时为朝野所侧目,以为唐明两代宦官监军之祸或将重演,乃有多人疏劾连英的事。然而在王照的一部著作中,对李随去的原因及一行的情况曾有叙述。

王照字小航,咸丰十年(1860年)生,比李连英小12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为礼部主事,以德宗锐意革新,上疏条陈时务,堂官不为奏递,德宗闻悉,遂有怒革礼部六堂官(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癸及四位侍郎)事件,并谕奖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政变随即爆发,王照逃亡日本。他是戊戌政变中要角之一,

但他并不附骥康梁，而且对梁任公先生的《戊戌政变记》还有“多以小巧之技，济其毁誉之私。其骂荣禄、李连英，亦大失其真”的批评。

王氏著有《水东全集》，包括《方家园集咏纪事》即《清德宗遗事》，这部分主要咏纪他熟知的晚清史实。其中提到李连英此次随醇王之行事：

醇贤王之掌海军衙门也，太后提用筹备海军之积款以大兴土木，王不敢违。及王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乘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请派李连英偕往。出京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连英随见。主意在避本生擅权之嫌也。而连英怵于安德海之祸。布靴布衣，每日手执王之长杆烟筒，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退则入王之夹室中，不见一人。时直、鲁两省卑鄙官员，欲乘机逢迎大总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与连英皆一介不取而归，王大赞赏之。

按照王氏说法，一则李连英随行检阅海军，绝非出自他的钻营谋取，要获得这份差事来夸耀其权势，实是由醇王之力请所至。李不过是一个奴才，他的主人慈禧太后和醇亲王让他去，他敢不遵命吗？二则至少在此行之中，李的态度恭谨已极，未有丝毫弄权舞弊之事。王照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73岁时去世，他曾热心“官话字母”的推行，是个有思想不随俗、肯力行的知识分子，胡适之先生在《小航文存》序言中推许他：“王小航先生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对他的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二）对义和团的态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初始时李连英也颇相信义和团，但随着事态发展演变成重大的国际军政问题时，他不敢再参与了。《景善日记》对此有所记载。

景善字弗亨，正白旗满洲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长李连英25岁，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由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累官

工部、户部、吏部、礼部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年）休致于家中，二十六年（1900年）联军入京时，堕井死，年78岁。他是清室近支宗室辅国公载澜的业师（载澜为醇亲王奕譞子端王载漪弟），也与当时的军机大臣刚毅、启秀等人是密友。

《景善日记》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兴起后，记录了一些和李连英有关系的事，如五月初五的日记：“虽李总管（李连英）甚信团，并时常将其所睹之神术为老佛陈之，慈圣果能允准否，尚在两可之间，盖荣相（荣禄）现尚圣眷至优极渥，非端等（指端王载漪等）可比者也。”同日另记：“刚中堂（刚毅）在此谈叙一时之久，然后往端邸赴李总管所订之约，以便密商要事。”五月十八记：“但李总管告知刚相，似不可于老佛前过于赞美义团。除荣相外，大臣均不敢建白也。”五月二十六记：“闻以老佛每日于万机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言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

从这几则记载可以看出，李连英与刚毅、载漪等一伙，是同情义和团并谋如何支持义和团的人。义和团的兴起，反映了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尚且同情义和团，更何况从未受过教育的李连英呢？

（三）在帝后间的表现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日益不和与李连英是不是有关系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就有“李连英平日既恃西后之宠幸，凌蔑皇上”的记载。

就目前所见当时较为接近宫廷人物的记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情形，但亦有相反的说辞。例如：

1. 谷虚所写《清宫琐记》中记载：“一日，后在暖宫书字，召帝入。仰视景帝曰：‘汝能书此否？’帝适旁视，不知后作何语，愕然不知所措。显后曰：‘外间有，鸿鹄乎？’帝曰：‘未见。’后曰：‘汝读掌故、亦知祖宗缔造艰难乎？’帝默然。李连英跪奏曰：‘祖宗缔造国家艰难，皇帝尝为奴才道及。此时慑于圣威，不敢发扬其说

耳。’帝退出，谓李曰：‘子真朕之青衣也。’”

另又写有：“端王载漪尝谄事太监李连英，使在太后前陷帝，李终不忍。”

2. 刻印关外版《清史稿》的金梁（1878—1962年），字息侯瓜尔佳氏，满洲人，晚清为内阁中书，民国后曾于宣统未出宫时任内务府大臣。其《光宣小记》中记有：李连英“世皆指为巨奸，而见人却颇尽礼。余在批本处李每见必请安问好；行必让道；坐侧席；凡遇士大夫皆然，不似众奄之傲慢也”。并在《四朝佚闻》“德宗”条中写道：“……帝慑于积威，见太后辄僇，虽亲政不敢自主。……李连英亦颇遇事调和，太后怒帝时，常久跪不令起。李每佯责帝而为之请曰：‘久惹佛怒，曷速去！’帝颇感之。”

3.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中有诗云：“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呜咽老黄门。”是诗乃叙述两宫自西安回銮，行至保定时的一段纪事，王在诗注上说：保定行宫太后寝殿铺陈华美，供给周备；李连英次之；皇上寝殿极冷落。宫监及内务府诸人趋奉太后事毕，各散去饮博或休息。李连英伺太后已睡，潜至皇上寝宫，小阁无一在者，上一人对灯兀坐，连英跪安毕，问曰：“主子为何这时还不睡？”上曰：“你看看，这屋叫我怎么睡？”连英环视之！时正隆冬，宫中除硬胎之坐褥、椅垫、靠枕外，无他物。连英跪抱皇上之腿痛哭曰：“奴才们罪该万死也！”连英出，旋抱衾枕至，曰：“今夜已深，不能再传他们，这是他们为奴才所设被褥，请主子将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已无法也。”余尝闻上驷院卿福启言，上还京后，每追念西巡之苦曰：“若无李俺答，我活不到今日。”“俺答”系满语，即奶妈或保姆。

不仅这些人的著述上没有描写过李连英刻意虐待光绪帝的记载，连江苏武进人、晚清曾任内阁中书的恽毓鼎（1863—1926年）在《崇陵传信录》中也未提及光绪帝衔恨李连英的事。而且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帝病故瀛台时，恽毓鼎为此写道：

“……十月二十一，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一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吉祥轿者，似御辇而长，专备载大行，若古之辘轳车也。皇后被发，群奄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奄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奄踉跄回西苑。李连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奄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

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和政变期间，作为大总管处于帝后之间地位非常为难，犹疑之处怎能逃过慈禧的眼睛，对他也就不太信任了，而另一大太监崔玉贵非常得宠，其地位几乎与李连英等同，一些机要之事如监视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及逼珍妃投井等均由崔来执行。

(四)庚子西奔、辛丑回銮(再获宠信) 义和团运动迫使慈禧携光绪帝与后妃们沿西北山野小路仓促出逃，途中常有食住、安全护卫欠缺的问题，李连英在指挥调度中又显示了他的身手和干练，表达了他的忠心，因而挽回了慈禧对他的宠信，在随銮公卿大臣们的心中地位也更加显要。白克好司和浦兰德所写《慈禧外纪》中有：两宫于拳乱后自西安回北京，到达正定后光绪帝奉慈禧太后旨率后妃及王公大臣等，以铁路交通返回北京，这是中国皇室第一次乘用火车。书中引用1902年3月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的报道：

特别车载宫廷往北京者，一车头带二十一辆列车。其次序如下：装货及行李车九辆。然后有载仆役、骡轿等之车(第十辆)。其次为铁路办事人员之车(第十一辆)。次头等车二辆，坐王公大臣(第十二、三辆)。次即皇帝之特别车(第十四辆)。又次坐荣禄、袁世凯、宋庆、鹿传霖、岑春煊及内务府诸人车(第十五辆)。又次太后之特别车(第十六辆)。又次，为皇后、妃等之特别车(第十七辆)。又，二等车两辆。坐侍从太监等(第十八、九辆)。又，头等车一辆，坐总管太监李连英